

江海激浪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征战纪实

陈广相 著



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征战纪实丛书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●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征战纪实丛书●

江海激浪

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征战纪实

陈广相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海激浪: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征战纪实/陈广相著.

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9.1

ISBN 978-7-5033-2179-5

I. 江... II. 陈... III. 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95572号

书 名: 江海激浪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征战纪实

作 者: 陈广相

责任编辑: 钱庆国 文 闻(特邀)

装帧设计: 赵光明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ec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452千字

印 张: 16.5

印 数: 1—5000册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179-5

定 价: 30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引 子 [1]

第一章 弯弓射日

- 蓄势待发 [5]
- 兴化破敌 [11]
- 风卷残云 [21]
- 北取盐城 [32]

第二章 战和交织

- 山雨欲来 [41]
- “锁住”两淮南大门 [45]
- 蒋介石的密电 [55]
- “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” [62]
- 坚守在自卫的最前线 [66]

第三章 七战七捷

- 破敌妙策 [72]
- 大快人心的第一仗 [76]
- “好戏”还在后头 [82]
- 十五比一的新纪录 [93]
- 棋高一着 [103]
- 毛泽东：继续在苏中再打几个胜仗 [109]

创造守备战的范例[112]

一举赢三着[120]

第四章 砥柱中流

艰巨的任务[129]

三百里大阻击[137]

扬威通榆路[147]

李默庵望风披靡[157]

第五章 血色苏中

杀向敌后[162]

破敌封锁[169]

英雄赞歌[174]

出击通榆线[180]

敌进我进[186]

“神仙”引路[190]

第六章 怒潮奔涌

鏖战叶挺城(上)[198]

鏖战叶挺城(中)[204]

鏖战叶挺城(下)[209]

避实击虚[217]

再下海拼线[223]

重创“追剿纵队”[229]

春季攻势[236]

激浪西卷[242]

第七章 淮海惊涛

腰斩陇海路[249]

徐东大阻击[257]

南追李延年[265]

北堵杜聿明[272]

“楚歌”摧敌营[279]

会师陈官庄[286]

第八章 天险横渡

又见长江[293]

虎穴大策反(上)[300]

虎穴大策反(中)[306]

虎穴大策反(下)[313]

扬帆搏浪越天堑[320]

势如破竹歼逃敌[328]

第九章 淞沪鏖兵

挥戈直指沪西[333]

月浦恶战[340]

战壕里的“诸葛亮会”[347]

再砸“硬核桃”[355]

直插长江口[362]

第十章 千里进军

先遣入闽[371]

大军山中行[378]

巧出奇兵[385]

关门打狗[392]

冤家路窄[398]

第十一章 越海攻坚

- 跃马闽南[406]
- 周恩来的紧急指示[412]
- 初试锋芒[418]
- 大战前夜[425]
- 血染五星红旗[432]
- 强攻“海上堡垒”[438]
- 直捣敌机场[442]
- 孤胆英雄[447]
- 席卷鹭岛[454]

第十二章 碧浪丹心

- “打下金门再结婚”[461]
- 偏向虎山行[469]
- 差点毙了敌军长[473]
- 船！船！[476]
- 殊死大搏杀[479]
- 翘首盼援兵[483]
- 与强敌拼到底[487]
- 铁血忠魂[492]

第十三章 涛声依旧

- 中南海吹来暖心窝的风[496]
- 靖海伏波[501]
- 横扫群魔[505]
- 新的征程[511]

后 记 [514]

引子

天低云暗，凉意正浓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深秋的下午，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正快速行进在安徽某地的大山丛中。

这是一次军区机关组织的野营拉练，我所在的某连作为专业保障分队，随军区前指行动。

到达目的地后，连长命我与连部通信员小刘前往军区前指呈送宿营报告。

天空飘起了细密的雨丝，黑咕隆咚的夜幕下，苍穹与山岭浑然一体，根本分不清哪是山哪是路。

我们摸着黑，在崎岖的山径中转来转去，走了不少弯路，好不容易寻到前指所驻的村庄。经打听，村中亮着电灯的那间大屋子，就是我们呈送宿营报告的地方。

“报告！”

“进来！”

进得屋子，只见一位六十开外的老者坐在八仙桌旁，另一位中年干部站在一边说着什么。我一个基层小兵，也不认得谁是谁，就立正报告说，是奉命前来呈送宿营报告的。

那位中年干部一听，当即不悦地说：“别的分队都送来了，你们怎么现在才来？”说着，他抬起左腕瞄了一眼，然后加重语气道：“看看，晚了整整三分钟！”

唉，紧赶慢赶，还是迟到了！我和小刘诚惶诚恐地站在门口，吓得大气也不敢出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”

显然，那位中年干部想听听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迟到的原因，也就是让我们作检讨。但是我知道，既然迟到了，说原因也没有用，越解释反而越挨批，所以干脆低着头不吭声。

这一下，中年干部更不高兴了，沉声道：“明天让你们连长来向首长作检讨！”

我一听，心里越发紧张，自己犯错挨批是应该的，谁知还要连累连长，这后果太严重了。

“哎，你都已经批评过了，还让他们连长作什么检讨嘛，免了免了。”坐在桌旁的那个老头开口说道。

中年干部朝那老头连连点头称是，然后对我说：“听到段副司令员的指示了吗，下次注意点！”

没想到，那个身着便衣、与寻常人没什么两样的老头，竟是军区的段焕竞副司令员！

这可了不得啊，自从入伍以来，平时见到的无非就是连首长、营首长，至于团首长，就不是天天看得到的了。如今，居然见到了和颜悦色的军区首长，挨批后的糟糕心情顿时好了许多。

这时，段副司令员指指旁边的长条凳，亲切地说：“来，小鬼，别老站着，看你们两个浑身泥水，想必是头一回走这山路吧？”

“是，以前从没见过这么高、这么多的山。”我低声答道。

“呵呵，我可是从小就与大山打交道呢。”段副司令员满脸慈祥之色，问道：“你们家乡一定是平原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俩老家都在苏北平原。”

“苏北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老家在大丰，他老家是泰兴。”

“哦，大丰、泰兴我都熟悉，从地域上说，这两个县应该属于苏中，而不是苏北。”段副司令员指指我，继续说道：“你们大丰，我就更熟悉

了。西部，串场河沿岸有草堰镇、白驹镇、刘庄镇；东部，沿海一线有竹港镇、草庙镇、大桥镇……呵呵，这些地方我都走遍了。”

我一脸的惊奇，想不到首长对我家乡的乡村小镇竟如此了解。

“小鬼，我来考考你，你知不知道，在解放前，大丰的县名是什么？”

这我还真不知道，只好傻乎乎地答道：“解放前大丰的县名，应该就是大丰吧。”

“不对喽，不对喽，解放前是没有大丰这个县名的，当时叫台北县。而且，台北县成立的时间也不长，它是1942年根据苏中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设立的。1951年，台北县改名为大丰县。也难怪，你们年轻人哪知道这些呢。”

原来是这样，我越发感到自己历史知识的浅薄。

中年干部笑道：“别发愣了，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首长就一直在你们家乡战斗，自然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啦。”

“是呀，抗日战争时期，新四军苏中军区的部队在你们家乡与日伪军打过好多仗。抗战胜利后，苏中军区主力在东台县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，后来在台北县大桥地区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，奉命担负坚持苏中敌后的战略任务；再往后，十一纵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九军，参加渡江战役，才离开了苏中地区，从苏州、上海一直打到福建前线。”

中年干部接着道：“首长当年是新四军第二旅副旅长、华中一分区司令员、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三十一旅旅长、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副司令员、第二十九军副军长、军长……”

段副司令员摆摆手：“个人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。”然后目光炯炯地望着我：“小鬼，你是从革命老区出来的，一定要多多了解、学习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啊。”

段副司令员的话，自然是对青年战士的普遍要求，但在我听来，既是思想政治上的要求，又像是赋予了一项什么任务似的。于是，响亮地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斗转星移，一晃整整十年过去了。那时的我，已是大军区机关的一员，并且由原来从事政治工作研究改做党史编研工作。新的岗位正合我意，因为这十年来，段焕竞副司令员的教诲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，我希望借此好好了解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，当然也包括了解曾在我家乡转战的苏中军区部队→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→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→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九军的征战历程。

段焕竞副司令员此时已经离休，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与他多有接触，他自然想不起来我就是当年那个送迟了报告的“小鬼”，我也深藏于心，未予说明。

段副司令员对军区部队的党史征集工作非常关心和支持，不仅对我们的采访有求必应，还时不时地主动到我们办公室来坐坐，给我们讲历史，讲传统。

利用这个机会，我为他整理了《新四军二旅在苏中》、《红旗十月满天飞》等回忆录，同时也把他谈到的有关第二十九军及其前身部队的点点滴滴，一字一句地记在心里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于工作之余又陆续采访了其他一些老首长，查阅了有关史料，经过长期梳理和多方求证，对第二十九军这支光荣部队的印象越来越深。

于是，第二十九军的征战历程，就时常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幕地在我眼前展现出来……

第一章 弯弓射日

蓄势待发

纷纷扬扬的大雪接连飘洒了好几天，最终还是停了下来。

大雪后初晴的江海平原，在凛冽的朔风中愈发肃杀和迷茫。

村口的老槐树下，集苏中区党委书记、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、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要职于一身的粟裕，正与苏中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、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等人道别：“这次我带3个主力团先行南下，过段时间叶飞同志也要带走一部分主力，苏中抗日根据地这个大摊子，就交给你们了，这个担子不轻啊！”

一行人簇拥着粟裕出了村口，踏着厚厚的积雪边走边谈，不知不觉已走出好远。

“天寒地冻的，大家别送了，快些回去吧。”粟裕对管文蔚、陈丕显等人说道。

夕阳下，送行的人谁也没有留步的意思——实在是难舍难分啊！

粟裕见劝不住大家，干脆飞身上马，回过头来挥了挥手，随即一抖缰绳，策马奔驰而去。

暮色笼罩下来，寒气愈来愈重了。众人仍依依不舍地望着粟裕一行远去的身影，直至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

这一幕，发生在1944年12月下旬的一个傍晚。

当时的背景是,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略反攻不断取得胜利,不甘罢休的日本侵略军在实施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同时,为了确保宁沪杭三角地带,防止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,于1944年8月以一部兵力向东南沿海进攻,占领了温州、福州、金华等地。国民党军队执行观战避战政策,在日军进攻面前又一次大溃退,浙闽沿海地带迅速沦陷。中共中央为发展东南各省的敌后抗日斗争,配合盟军在东南沿海可能实施的登陆作战,决定新四军第一师主力渡江南进,执行向东南敌后发展,控制苏浙皖地区,发展浙江沿海地区,准备反攻的战略任务。

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遵照这一指示,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2月下旬率领3个主力团和300名地方干部渡江南下,执行开辟苏浙边区的任务。不久,第一师副师长叶飞又率3个主力团及地方干部数百人南下与粟裕会师,以加强新成立的苏浙军区的力量。

粟裕、叶飞南下后,苏中军民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:由于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主力6个团渡江南进,留下的主力部队只剩下第五十二团和特务三团,满打满算才3000来人;而大批富有经验的地方干部随军南调,也将给根据地建设带来很大影响,许多群众对此忧心忡忡,担心根据地能否坚持下去。日伪军则乘机调整部署,增加兵力,扬言要以重兵“扫荡”苏中地区……

延安,中央军委副主席、新四军原政委刘少奇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发来电报,对粟裕、叶飞南下后苏中的工作做了指示,电报特别提到可由管文蔚等人“担任指挥部队和党的工作”。

据此,苏中区党政军领导班子作了调整:苏中区党委,以陈丕显、管文蔚、姬鹏飞为常委,陈丕显为书记;苏中军区,管文蔚任司令员,陈丕显任政委,张藩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,姬鹏飞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;苏中行政公署,季方为主任。苏中各地的党政军干部配置,也相应作了较大调整。

“我的军事水平不高,也缺少一定的指挥作战的经验,但是请大家相信,我一定在半年的时间内充分地掌握它。我要向同志们学习,向毛主席的著作及《孙子兵法》学习,更要在实践中学习!”任命大会上,苏

中军区新任司令员管文蔚的“就职演说”朴实无华，声音也不高，但是语气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心。

与管文蔚一样，陈丕显、张藩、姬鹏飞等领导也都胸有成竹，陈丕显在分析苏中敌我情况后说：“要克服暂时的困难，有效地坚持根据地斗争，进一步巩固根据地，在坚持斗争的基础上，充分准备反攻的力量。”

工作千头万绪，他们贯彻一面坚持、一面发展的方针，大力加强武装建设，并经中共中央及华中局批准，在苏中根据地全面开展了扩军运动。

苏中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。早在土地革命时期，苏中南部的南通、如皋、泰州、泰兴一带就有党的工作，是红军第十四军活动的主要区域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苏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拿起武器，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斗争，特别是新四军部队挺进苏中，建立巩固的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后，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情绪更加高涨。所以，当苏中区党委、苏中军区和苏中行署的扩军号召发出后，大批热血青年积极响应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参军高潮。

辽阔的江海平原，到处呈现妻子送丈夫、父母送儿郎的动人场面。

根据地出版的报纸上，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踊跃参军的消息，一个个令人感奋的故事扑面而来，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抗日队伍。

中共苏中第一地委机关报《人民报》报道：高邮县第五区各乡镇，九天中扩军 180 人。其经验是区委宣传发动工作做得好，推动该区各阶层组织扩军动员小组，开展竞赛，并订出奖励条例，充分调动了群众抗日保家的积极性与荣誉感。

中共苏中第三地委机关报《江潮报》报道：泰兴县在不到 10 天内，就有 1045 名青年身体检查合格，拥进主力部队。该县召开群众大会，在 1000 多名新兵中选出了李桂生、叶伯和、严学章、段伯平、胡鼎高、肖然飞、吉金安等 7 人为参军英雄。被批准参军的人，戴上光荣花，乡里、村里备了高头大马，扎上红绸带，敲锣打鼓地欢送他们，像办喜事一样热闹。

中共苏中区委机关报《苏中报》报道：兴化县 5 天内动员了 500 名

新兵入伍。如皋县薛蔡乡一次就动员 73 个青年参军。东台县在 12 月份动员 3000 人报名参军。海安角斜区李敦村两个妇抗会员，在动员会上与两位参军勇士订婚，还相互宣读立功决心书，未婚夫表示在前方打胜仗立功，未婚妻表示在后方生产支前立功。一位区民兵队长自己带头报名参了军，以至当场就有 67 名民兵报名响应。宝应县有个军属老太太，已送两个儿子参军，又将自己最小的儿子与侄子送来参军，她说：“到新四军队伍里我放心，我们和新四军是一棵大树的根上长的。有国才有家，抗战胜利才能过好日子。”

暗淡的煤油灯下，管文蔚、陈丕显等人翻阅着各地的报纸和扩军工作简报，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。

这时，一篇报道引起了他们注意。报道写道：兴化县某区民兵大队长曹立三，参军后当了一名普通战士，起初有点不安心，后来经过部队的教育，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，提高了政治觉悟，明确了参军目的，决心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杀敌立功。

管文蔚、陈丕显抓住这个典型，号召全区开展学习曹立三活动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共产党员、民兵和青壮年参军的热情，江海平原再次涌动参军参战的热潮。

此后的一个月时间内，第三军分区又有数千名青年参军入伍；第一军分区各县超额完成了参军任务；第四军分区各县许多青年、民兵也纷纷报名参加主力，一批又一批的抗日健儿，源源不断地补充到部队。

陈丕显后来回忆说：“根据地群众踊跃参军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，也震撼了敌占区。日伪闻讯如坐针毡，人民群众则拍手称快。兴化县城虽被日伪盘踞，但据点里的老百姓听说根据地扩军运动蓬勃开展，反攻形势日益临近，也都异常振奋，日夜盼望反攻之日早些到来。兴化城内有个公司派人向我抗日民主政府送来两面红旗，庆祝参军工作的胜利。苏南日伪‘清乡’区内有些群众，也渡过长江投到抗日部队来，他们说：‘不愿被鬼子抓去当壮丁送死，要参加新四军一起抗日。’”

大批新战士入伍后，部队层层上升，区队上升为县团，县团上升为军区主力。至 1945 年 5 月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扩军任务胜利完成。除

主力部队得到很大补充外,各地还组建了一些新的独立团或警卫团,使苏中军区主力部队发展到2.7万余人,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做了准备。

严酷的寒冬悄悄地退去,强劲的春风吹拂着苏中大地,原野上的残雪正在消融。

苏中军区一面扩军整训,一面抓住战机打击敌人,胜利的凯歌接连奏响,日伪军的占领区日益缩小。

在一系列的胜仗中,影响较大的是三垛河伏击战。

1945年4月下旬,驻宝应的伪军第五集团军独立团调往兴化以南的周庄一带驻防,为了保证该团顺利移防,日军山本旅团合川大队派了两个多中队“护送”。

苏中军区首长获悉这一情报后,立即调集第五十二团、第一军分区特务营、江都独立团、高邮独立团、兴化独立团和地方武装,组成两个纵队,由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刘飞指挥,在三垛河上的三垛镇与河口之间伏击该敌。

4月27日拂晓,参战部队秘密进抵设伏阵地。为了迷惑敌人,沿河商店照常营业,水面船只通行无阻,公路上行人不加盘查。一切准备工作就绪,就只等敌人来钻“口袋”了。

第二天下午1时许,河面上“卜卜卜”的马达声由远而近,敌人的三艘汽艇拖着20多只辘重船驶了过来;与此同时,从陆路出发的伪军成四路纵队大摇大摆地开进,每队前后都有一些耀武扬威的日本兵。

来敌虽然骄狂,但警觉性很高,走走停停,不肯轻易往“口袋”里钻,一直磨蹭了两个多小时,才全部进入伏击圈。

“出击的时候到了!”刘飞一声令下,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,紧接着机枪、手榴弹和小炮一齐怒吼,埋伏在南北两岸的指战员,把仇恨的子弹、手榴弹、炮弹,像狂风暴雨般地砸向敌群。

汽艇上的敌人借着船板掩护,一面顽抗,一面割断牵引辘重船的绳索,企图突围逃窜。

“集中火力狠狠地打，别让小鬼子跑了！”伏击部队指战员越战越勇，绵密的弹雨直泻敌船，除先头一艘汽艇因钢板较厚未能摧毁逃脱外，其余都瘫痪在河里不能动弹了。艇上的敌人只得钻出舱口，手忙脚乱地撕去身上的衣服，光着屁股跳进河里，企图泅水逃跑。

江都独立团的战士个个熟悉水性，当即端着刺刀冲下河去，在飞溅的水花中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。但见勇士们犹如水上蛟龙，一会儿在水上，一会儿在水中，直杀得敌人哭爹喊娘，抱头鼠窜。北岸的敌人见状，立马从公路旁跳下河来助战，却纷纷陷入淤泥，愈拔陷得愈深，成了南岸伏击部队的活靶子。

就这样，船艇上的50多名日军和200多名伪军全都被包了饺子。

在公路上行进的敌人，遭到突然猛烈的袭击后，队伍大乱，全都趴在公路上成了缩头乌龟。我伏击部队趁机穿插分割，将敌人截为数段。在强大的攻势下，许多伪军纷纷缴械投降，困兽犹斗之敌也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。只1个半小时，公路东段的歼击战已胜利结束。

公路西段的1个日军中队和200多名伪军，被我特务营一压，立即丢下几具尸体夺路抢占了新庄，与东面逃来的日伪军会合，凭着一人高的断墙，用机枪、步枪构成交叉火力网，以掷弹筒弥补死角，妄想固守待援。第五十二团二连连长立即组织突击小组，相互拉着用绑腿结成的绳索，在火力掩护下渡过一条河流，接着全连一齐扑上对岸，冲上庄头，投出一排手榴弹，抢占了两间破屋。这时，一群日军脱掉上衣，敞露出长满黑毛的胸膛，端着刺刀“哇哇哇”地嚎叫着反扑过来。

二连的勇士们面对凶残的日军毫无惧色，也端着刺刀冲杀过去。正当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之际，从庄里又冲出一股敌人加入战团，二连的压力陡增。危急时刻，一连赶了过来，投入战斗。两个连的100多把刺刀在勇士们的手里勇猛挥舞，把把刺刀上沾满了日军的血污。刺刀弯了，掉转枪托来砸；枪托坏了，用手榴弹敲。有的冲过去和敌人扭在一起，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与敌同归于尽。战士牺牲了，干部奋勇顶上向敌人冲去。干部牺牲了，战士主动站出来接替指挥。指战员同仇敌忾，并肩冲入敌人阵地，夺下敌人打得发红的机枪，缴来敌人烧得烫手的擀